



了他的薄绸青衫。”“她不笑的时候，已经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；这一笑起来，简直可以让男人跳楼。”“段玉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‘你为什么要我着急呢？’朱珠撅起嘴：‘因为我在吃醋。’段玉道：‘吃谁的醋？’朱珠道：‘吃我自己的醋。’”

陈先生的《萍踪侠影录》，更是他本人亲自认证的“最满意”：“谁把苏杭曲子讴？荷花十里桂千秋，那知弃木无情物，牵动长江万古愁。呀，呀，牵动长江万古愁！歌声妙曼，如怨如诉，这正是张丹枫画上的题诗。这霎时间，张丹枫心头，如有电流通过，顿时呆了。只见花荫深处，一个少女，手持短笛，缓缓行来。这少女穿着一身湖水色衣裳，衣袂轻扬，姿容绝艳，轻移莲步，飘飘若仙。”“哪知不到江南，还自罢了，一到江南，却不由自己地更想起云蕾，想当年并辔同来，也正是这个梅子黄时、榴花初放的季节，一路上曾留下多少笑声，多少泪痕……张丹枫禁不住低低叹了一声：‘小兄弟，一切都太迟了！’忽听得一声娇笑，张丹枫的耳边就似听得云蕾说道：‘谁说太迟？你怎么不等我呵？’张丹枫回头一望，只见一匹枣红马上，骑的正是云蕾，浅笑盈盈，还是当年模样。”

你依我依，忒煞情多。“华山畿，君既为依死，独生为谁施？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依开。”是自愿殉情的决绝、从容。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低头弄莲子，莲子青如水。置莲怀袖中，莲心彻底红。忆郎郎不至，仰首望飞鸿。”是摇曳缠绵的苦苦思恋。

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。”是吴越王钱镠对夫人吴氏的深沉挂念。“沧桑世事谁能料？阅尽荣枯，从此红尘看破，盼来世，再续姻缘。”是饶平如与毛美棠跨越世纪的相濡以沫。

平如、美棠两家是世交，和写下“临川四梦”的汤显祖是同城人。早年间，他们因为家里的关系而知道对方，不过“只是很淡很淡的”。1946年的夏天，平如的父亲来了一封信，希望儿子借着假期回家订亲。“我们就去了美棠家。屋子很大，



平如、美棠，相濡以沫。

我走过第三进的天井，正要步入堂屋时候，忽见西边正房小窗正开。再一眼望去，恰见一位面容姣好、年约二十的小姐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镜自照，左手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——她没有看到我，我心知是她，这便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。”

遇到她以前，他不怕死，不惧远行，也不曾忧虑悠长岁月；遇到她之后，他从未这般真切地开始思考，“将来”可以如何如何。1948年农历八月中旬，两人正式结为夫妇。1950年12月中旬，上海的十三舅来信，言其在沪经营的大德医院总院需要会计，望平如任职。年底，平如抵达上海。起初，小两口租住在山东南路上的寿康里，后平如在新永安路18号花费七两金子订下了两间房。从此，光阴漫漶，人往人来，平如、美棠在这个屋檐下，度过了接近一甲子的时间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上海旁友们的生活很闹猛。平如、美棠去跳舞、去看电影、去小菜场买菜，还要应付调皮捣蛋的孩子们，生活琐屑而充实。当年的许多微细小事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缘故地就在心深处留下印记：譬如为了迁就她的近视，他陪她一起坐前排看电影，最后自己也变近视了；譬如他被嘲笑“五谷不分”，连卷心菜和黄芽菜的卖相都辨不清；譬如偷偷去黄浦江游泳的小鬼头想骗妈妈，结果瞬间被拆穿……

大动荡的那十年，平如去安徽劳教，与妻子儿女两地相隔二十二载，家中事都是美棠倾力操持。目睹了周遭太多崩离析的不幸，他们却从未中断书信联系，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。每年一次春节回家探亲，美棠炒着瓜子花生，满室生香，孩子们边吃边唱歌，平如拿出口琴伴奏；邻居有位吴老太太，从他们家门口经过，禁不住感叹：“这家人真好啊！”

冬天迈入了最冷的日子，春天不远了。1979年11月16日，

《平如美棠 我俩的故事》，相思始觉海非深。



▲第一次看到美棠时之印象

